

元代东岳庙提点小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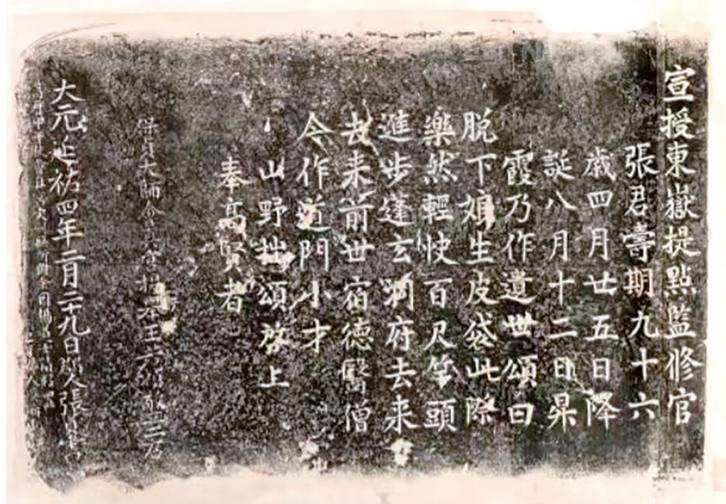
□周郢

天下泰山 104
泰山晓村

◎ 责编：赵瑞阳
◎ 2025年12月18日 星期四
美编：郑唯唯
审读：常质斌

东岳庙管理体制，隋唐北宋皆设有庙令，为国家职官；至金代改派道士住持（称“知庙道士”），为庙制之一大变革。元代沿袭金制，“从朝省选差年高有德清洁道士，主管祠事”（《通制条格校注》卷三十《营缮》）。其职初称提举，后称提点，并设副提点职。主岳庙者多兼任泰安州道门提点。东岳庙遂为本地道教事务管理中心。有元一代，东岳庙提点可考者共7人，另有副提点3人名附见其中。

张志纯：张志纯初名志伟，字寿符，号天倪，泰安阜上保（今肥城安驾庄镇张家庵村）人。元杜仁杰《泰安阜上张氏先莹记》云：“有司闻之，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，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。复于中统四年（1263年），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（张志敬）专使赍奉圣训，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。”由此入主岳庙，此后长期管理庙务。《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》后题名：“至元二年（1265年）二月望日，副官范居正、知官王志朗、栖真大师、副提点侯志崇、保和大师、东岳庙副提点刘羽从。崇真明道圆融大师、泰安州道门提点、东岳庙住持宗主张志伟同刺史张汝霖立石。”至元五年（1268年）《会仙观记》题名：“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东平府路道教都提点兼东岳庙监修官张志伟。”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年）《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》题



《张志纯遗世偈颂》。 通讯员供图

名：“宣授冲虚至德通元大师、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平路道教都提点张志纯同建。”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《岳阳重修朝元观记》题名：“宣授冲虚至德通元大师、东岳监修提点兼东平路道教都提点张志纯重建。”至大三年（1310年）《重修伏牺圣祖庙记》题名：“宣授冲虚至德通元大师、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平路道教都提点张志纯。”延祐四年（1317年）《张志纯遗世偈颂》云：“宣授东岳提点监修官张君，寿期九十六岁，四月廿五日降诞，八月十二日升霞。”当是卒于提点任上。

高道宣：道号明真子，檀州密云人。王道明《纯正昭惠冲和

真人高君道行碑》：“受诚明真人（掌教张志敬）札，充东平路都道录，兼提领东岳庙事。”

魏道明：号钜鹿野夫（约为河北巨鹿人）。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《创修通道宫碑》题名：“前东岳庙提点、洞真通元大师、赐紫金襴魏道明书丹篆。”青州市驼山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《重建昊天宫碑》题“东岳庙提点、前济南道录、洞真通玄大师、赐紫金襴魏道明书丹篆额。”

张德麟：泰定元年（1324年）圣旨碑：“泰安州有的泰山东岳庙住持提点通义守政渊靖大师张德麟、副提点通微（下缺）□□大师梁道诚为头先生每根底。”（蔡美彪《元代白话碑集

录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）又延祐四年（1317年）皇太后答己致祭泰山碑称：“敬诣岱（下缺）□□□生仁圣帝祠，建金篆清（下缺）□□□司受誓庄严。提点张（下缺）。”此时东岳庙提点亦为张姓，或即张德麟。

袁道彝：泰安滕村灵阳宫住持。后至元二年（1336年）《重修灵阳宫碑》载：“大都掌教真人完颜德明闻其事功，加号为潜德崇真大师，命充东岳庙监修提点兼本州道门提点。”

刘道渊：至正四年（1344年）圣旨碑：“泰安州有的东岳庙住持提点崇仁安静宏教大师刘道渊、副提点凝玄冲静保和大师赵道礼为头儿等先生每根底。”（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拓本）道渊号洞泉，贾鲁《登泰山诗》序云：“至正乙酉（1345年）冬，都事长平贾鲁陪希鲁院使、伯征尚书奉诏省方。今年正月十九日至奉高，二十有三日同谒岱宗祠。慨然伤祠宇荒凉，宛若故墟。感而成诗，录示洞泉、碧岩二炼师一览。”又见至正八年（1348年）泰安州判孔之严致祭碑：“崇仁安静宏教大师住持提点刘洞泉、提举田玄从、提举范德清。”（今存岱庙雨花道院）。

范德清：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杜翱《东岳别殿重修堂庑碑》：“至正丁亥岁（1347年），值覃怀（今河南沁阳）范君德清来提点庙祀。”（明《泰山志》卷二《灵宇》）上引贾鲁《登泰山诗》序中“碧岩”或即德清。

◎ 捕风捉影

如果雪花是蒲公英的种子

□刘水 文图



竹翠雪白，相映成趣。



雪裹梅梢梅更艳。

在唐槐院，直到目送夕阳落下角楼的檐角，我才意犹未尽地从岱庙里出来。不像昨天早上，兴致勃勃地拍了许多雪景，却没有光线。今天下午，我拍的所有照片都是有光的，一束束的光从树梢的间隙中像聚光灯一样斜斜地照射下来，照在林间的雪地上，照在游人身上，照在飞起飞落的斑鸠翅膀上。树梢上不时有积雪化为雪粉飘落下来，细细的透明颗粒，又为一束束金光增添了质感。有光，景物和心境一起跟着鲜明和生动起来。

因为周五晚上的一场雪，周末两天时间，我两进岱庙，两进普照寺，三进冯玉祥纪念馆。一场雪，就是一种释放，把我对雪的想念通过快门都一股脑地释放出来。你如饥似渴地摁着快门，拍“汉柏凌寒”，拍“唐槐抱子”，拍松竹梅“岁寒三友”，拍雪中的一树红柿，拍顶了一头白雪的石狮、铁狮、铜狮，拍寺庙墙头上一排排雪中的筒瓦。

雪中，雪后，有什么是不可

入镜的呢？路过岱庙东墙外的人家，看见人家门口的一簇簇红的、黄的花我拍，看见一家店铺前种的几棵白雪绿叶的卷心菜我也一样不放过。中午，去冯玉祥纪念馆的路上，我拐进了荷花荡。我看见一片雪地像揭开的蒸馒头的笼屉。秋天的落叶，还有秋天的记忆，都严严实实地盖在皑皑白雪下了。

过友松石，沿着一条小道进入一个村落。雪后还没人走过，雪地上只留下一串细小的猫脚印。抬头看屋檐下，挂着一串向内倾斜的冰溜，大概是被山风吹斜的吧？午后从冯玉祥纪念馆看蜡梅出来，走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，听着积雪扑簌簌地从栎树、松树枝头落下来，绵软，清凉，滋润，感觉好像落在心里一样。

忽然就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冒出来：如果每一片雪花都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随风飘荡，落在地上，春天里就不会发芽，开出一朵朵花？雪花总会给人无穷的遐想，让实实在在、有些刻板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，诗意一些。生活总需要些虚幻，就像一

幅画需要留白。或许下雪的日子，就是生活画卷的留白？

晚上，我从网上购买的西方大师经典名作《色彩风景》到货了。我想弄清西方风景画发展的脉络。先粗略翻了一遍，巴比松画派画家康斯坦·特罗容的一幅《赶集路上》吸引了我。画中该是黄昏，逆光下大概是夫妻二人，一人骑马，一人骑驴，赶着一群牛羊回家。驴背上驮着两只筐子，筐子里的羊羔“咩咩”地叫着。一只牧羊犬跑在前面，好像也在叫着，一头牛向它冲过来。地上投下杂乱的影子。背景是光晕中的树木和茅屋。画中的色调让我想到黄昏时岱庙里的光线。

又看雪景，印象画派画家莫奈雪中的干草堆、布吉瓦拉的塞纳河、拉瓦库尔特的雪景、雪地中的马车、雪地里的喜鹊、利梅茨的雪景、阿让特伊的雪景，他竟然画了这么多的雪景。还有毕沙罗，路易维辛通往凡尔赛之路、福克斯山之路、凡尔赛之路、通往日索尔之路，一条条路上都铺满了雪。